

非凡书房

我的不安

南海出版公司

龙应台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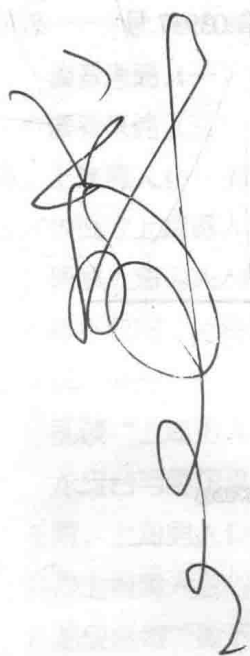
51 合同 合同 合同
25-1000-1000 ; 半圆

我的不安

我的不安

龙应台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

图字：30-2001-25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我的不安/龙应台著.-海口：南海出版公司，2001.6

ISBN 7-5442-1798-1

I. 我… II. 龙… III. 杂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（2001）第 03937 号

WODE BUAN

我的不安

作 者 龙应台（台湾）

责任编辑 袁杰伟 杨雯

封面设计 合和工作室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（0898）65350227

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瑞兴印刷厂印刷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0.375

字 数 240 千字

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7-5442-1798-1/I·348

定 价 22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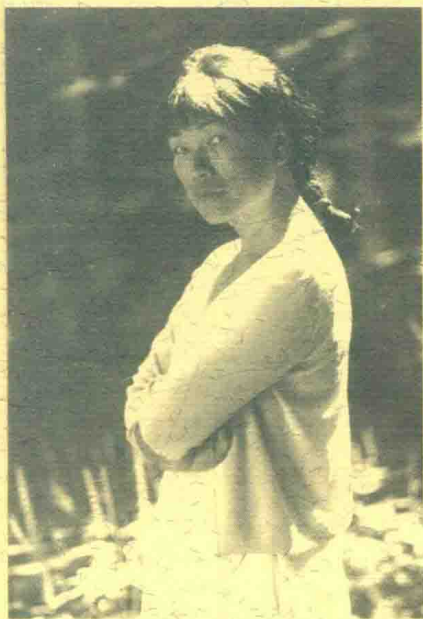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

非凡书房

『我的不安』

『百年思索』



龙应台，一九五二年出生于高雄，一九七四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，后获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。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、梅西学院及国立中央大学英文系，现任教于德国海德堡大学。

著有《野火集》、《人在欧洲》、《写给台湾的信》、《美丽的权利》、《孩子你慢慢来》、《看世纪末向你走来》、《干杯吧，托玛斯曼》、《我的不安》、《百年思索》。

非凡书房

主编：肖关鸿

目 录

辑一 上海

初识——给上海读者 3

读者来信(一) 7

读者来信(二) 9

啊,上海男人! 11

也说“上海男人”/陆寿钧 17

理解上海男人/吴正 20

捧不起的“上海男人”/沈善增 24

说“横扫”——关于“上海男人”的是非/冯世则 27

乱谈“上海男人”/张亚哲 29

龙应台与周国平/李泓冰 31

啊,上海男人!/王战华 33

为上海男人说句话/杨长荣 37

龙应台和“捧不起的上海男人”/胡妍 39

我抗议/康议 42

上海男人,累啊!/唐英 44

举办男孩节,培养男子汉/陈建军 47

瑞典来信/M.P. 50

我的不安 52

上海男人，英国式 60

日本来信/三千惠 64

龙应台的“不安”和她的“上海男人”/孙康宜 66

上海的一日 72

辑二 北京

吵架 79

《北京晚报》读者来信谈《吵架》 85

蝉鸣 88

电梯小姐 92

打架 95

辑三 星洲

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103

我很庆幸自己是新加坡人/梅子 106

我想成为一个新加坡人!/小叶 108

还好她不是新加坡人/一得 110

子非鱼安知鱼之乐/林义明 112

支持新加坡代表亚洲人说话/郭生 116

如此生活，夫复何求？/雅瑶 119

吾爱吾土/李珏 122

还好我是新加坡籍的香港华人/劲草 124

我很小，可是我不怕！ 126

龙应台文章引起的五个问题/柯清泉 131

我们厌恶不负责任的批评/陈敏明 134

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？/刘蕙霞 136

“龙卷风”过后的省思/刘培芳 140

- 我们应学习接受批评/蔡再丰 143
- 新加坡人的心事/徐宗懋 145
- 水至清则无鱼——看龙应台在新加坡点火/刘绍铭 150
- 容易受伤的新加坡人? 153
- 为何只有一种声音? 156

辑四 台湾

- 台湾素描 1987 161
- 台北即景 1992 166
- 台湾 1997 171
- 二十三岁的“孩子” 175
- 幼稚园大学 179
- 不会“闹事”的一代——给大学生 188
- 我是台湾人，我不悲哀——给李登辉先生的公开信 197
- 看世纪末向你走来 205
- 我的十年回首 214
- 八十年代这样走过 221

辑五 思路

- 反省之可疑 239
- 崇明岛在哪里? 243
- 懵懂的时候 248
- 金钱，使人腐败? 253
- 人真的很脏 257
- 清清楚楚的个人，在群众里 261
- 德国读者回响
- 中国人以为西方就是美国/赫曼·哈特曼 265

向往 266

苏州的识者 272

干杯吧，托玛斯·曼！ 277

放逐与自我放逐/何怀硕 289

中国人，你为什么自卑？ 292

龙应台，干吗生气？/何怀硕 295

辑六 最后

秋天 299

讣闻 302

共行一段——与周天健先生告别 305

即使知道明天世界毁灭——送许远东夫妇 309

蜜蜂和狗如何争辩玫瑰的颜色 314

一株湖北的竹子 320

初
识

给上海读者

辑一上海

第一次面对面见我的大陆读者，是在一个北京派出所里头。湖南来的哥哥让人骗走了钱，我到派出所去为他说明，发现警察正看着《野火集》。一个面貌清秀的年轻警察问我：“自由太多了，社会不乱吗？”

第二次，是在从湘西驶往长沙的软卧车厢里。文质彬彬的年轻乘客告诉我他们当年在大学里传阅《野火集》的情形。

我真是好奇极了，对我的大陆读者。他们是谁？

台湾读者，我当然熟悉得很。一个新书发布会就可以告诉我：他们大约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，高中大学程度以上，在学大学生居多数，但是社会中的老师、工程师、记者、法官，各行各业都

有。女性多于男性，然而六十岁以上、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，老太太却几乎没有。

我也可以大略解释这个读者群结构。读者教育水准偏高，是因为书的知识性格。女性稍微多于男性，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已经就业的女读者，稍超过相对的男读者，大约是因为，在台湾的社会形态中，男性一旦离开学校就进入所谓事业的战场，不再有看书的时间；女性的“战场”意识较淡，即使就业，却仍注重个人内在的发展。台湾的出版人也知道，买书的多是女性。

为什么老先生读者不少，老太太却不见呢？我只能猜：老先生读者常来信和我谈国家大事，老太太或许因为是上一代的女性，读书的习惯和兴趣与我所关心的题目没有关联。

但是 I 认识我的台湾读者。他们在中学里背读过《青年守则》：助人为快乐之本，忠勇为爱国之本……他们在大学里朗诵过《诗经》：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春日载阳，有鸣仓庚……春日迟迟，采芣苢……”他们早上在巷口买套烧饼油条当早点，晚上也许和朋友吃日本料理。他们对台北这个城市既厌恶又深爱不舍，他们对政治既乐观又批评不已。他们在知识和观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：女性主义、现代主义、后殖民主义、解构和后解构主义；在生活的实践中，他们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脚步印在传统的土壤上，一步一徘徊。

他们在茶馆里品茶；在酒吧里喝酒；在书店里浏览；在小心翼翼地过马路，牵着孩子的手；在计程车里听司机破口大骂政治人物；在机场，提着简便的行李……是的，我认识他们，就像一起长大的街坊邻居一样。

但是我的大陆读者是谁呢？

上海文艺出版社给了我一个机会。5月1日的签名会上，

我终于见到了我想见的人。

队伍太长，对每一个读者我只能深深地看他一眼，把面貌和感觉摄进印象里，然后问他的职业。读者显然也知道我们见面之不易，有人从南京、无锡乘火车赶来，有人带了礼物：一首诗、一副对联，邮票、卡片、装饰品……一个年轻人说：“读了你的《我不站着等》——”

他停顿一下，继续说：“觉得很惭愧，但是想告诉你，大陆人不都这样的。”

我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他弯身去摸索一个塑胶袋子，取出一束鲜花，递给我：“早上挤公共汽车，就怕把花给挤坏了……”

我接过花，轻嗅花的香气。电视台的摄像记者正拍着别处，急急赶了过来，对年轻人说：“请你把花拿过来，再献一次好吧？”

年轻人断然拒绝：“这是我真的感情，不表演的，没有第二次。”

我仍旧捧着鲜花，看着他走开的背影。

两个半小时之后，我终于也认识了一个轮廓：我的大陆读者，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，高中大学程度以上，大中学生居半数，但社会中的老师、工程师、干部、图书馆员，各行各业都有。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，老太太却几乎不见。

和台湾不同的是，读者中有好些个所谓“蓝领阶级”：工人、厨师、司机……最奇特的是，男性多于女性。

为什么？我求教于上海朋友，为什么在这里男读者远超过女读者？上海朋友半诙谐半正经地说：“大概因为台湾还是一个文化比较传统的社会，男人是主导的、强悍的，而大陆的男人没有那种优势，比较柔弱。你的文字，对不起，是比较阳刚

手
白
不
安

的，所以比较吸引男性读者吧？”

我很怀疑他的分析，但是，谁能给我更好的答案？

在华灯初上的外滩，我看见情侣在江岸上相依而坐，脸上有恬然遗世的神情。拥挤的公共汽车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，我看见被生活折旧了的脸孔贴在玻璃窗上，疲倦而木然。和平饭店前有西装革履的男人，福佑路市场里有捧着大碗吃饭的女人。城隍庙前有人依着画廊雕柱对镜头做出粲然笑脸。

我还是不认识我的读者。他们经过了什么又看见了什么？他们害怕着什么又追求着什么？他们有什么样的幻灭又有什么样的梦想？不曾和他们一起成长，我无从想象他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，可是在那长长的队伍前端，我们曾经深深地对望；回想那对望的一刻，或许我们竟是熟识的。写作者在孤独中写作，读书人在孤独中阅读，那孤独其实是种种情怀的交会。文字之所以有力量将不同世界的人牵引在一起，是因为不管他们经过了什么看见了什么，在心的最深处，他们有一样的害怕与追求、相似的幻灭与梦想，午夜低回时有一样的叹息。

我们毕竟在同一条历史的长廊里，或前或后；鲜花释出清香，像丝带缭绕。

读者来信（一）

龙应台女士：您好！

我是个五十七、将近六十岁的老太了。从前天的《文汇报》上看到您说您还没有发现老太喜欢看您的文章。今天我要给您一个惊喜：有，我就是，而且非常之喜欢看您的文章。

自从您在报上开辟专栏以来，我几乎每期都看，我觉得您的文章很适合我的口味。尤其是知道您是湖南人后，我更加喜欢，因为我也湖南人。我觉得我们湖南出了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女作家了。我为之高兴和自豪。

对于您的文章内容我都记不太清楚了，可能是年龄及每天的家务太忙的关系，现在看什么都容易忘。只觉得您很有个性，很倔强。敢想敢说。看问题很敏锐。笔头锋芒四射。我就喜欢看这种文章。

至于我为什么没有去排队买您的书呢？

说实在话，我不怕您见怪，我从小就喜欢看书，却从来没有自己买过书看过。小时候家里很穷，想看书时只是去新华书店柜台边看，或去图书馆借来看。从没有想过自己去买书看。

以后有了工作结了婚，应该说条件有所改善，但我仍觉得买书不划算。一是要花去很多钱，二是要收捡和有地方存放。我们房子这么小，连住人都住不下，哪有放它的位置！

我先生是个很喜欢买书的人，常去书店买书，但他是不大考虑钱和收捡的问题，因此经常为这事吵吵闹闹。当然吵归